



他和她，隔着爱之河流，幽幽相望……

逝爱河

程耀根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黄河 母亲河

程耀根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逝爱河/程耀根著. —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47 - 3581 - 2

I. ①梦… II. ①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3690 号

策划编辑 李 玲

责任编辑 李 玲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孙会香 杨小静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clph.cn>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

电话: (010) 68589540 邮政编码: 10083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283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47 - 3581 - 2/I · 0056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小说开篇之前，我首先得大哭一场，因为这是我们的爱情由巅峰跌入深谷的最艰难的时刻。对她，我不知该说是爱还是恨，也许她是为了爱才和我分手的，但我至少现在不能接受，那简直是把一个血肉之躯五马分尸般的活活撕开。对于她的绝情，更多的恨取代了往日的温情，我怎么去找回过去的感觉呢？我多么希望她再给我一点时间，哪怕是一点点。然而她没有，我只有在绝望中努力找回往日的记忆，让那“多灾多难的爱之河”在含泪的微笑中给人们一点启示。

——题记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上 爱河惊梦

一	都怨那个梦	(3)
二	不该去她家	(6)
三	我想你	(12)
四	外出	(14)
五	爱的松林	(17)
六	鸳鸯浴	(19)
七	鱼龙之恋	(22)
八	越过雷池	(24)
九	多情岭寨沟	(32)
十	惊险夜晚	(37)
十一	色魔园长	(42)
十二	爱情贞洁湖	(46)
十三	炒老板鱿鱼	(52)
十四	华山抒情	(55)
十五	导游生涯	(59)
十六	温馨留不住	(67)
十七	下榻卧龙潭	(72)
十八	爱情亲情之间	(73)
十九	享受今天	(77)
二十	东窗事发	(81)

二十一	将熟的梨子	(84)
二十二	爱河与天河	(89)
二十三	相思泪	(95)
二十四	爱的冲动	(99)
二十五	情的败露	(102)
二十六	告别卧龙潭	(109)
二十七	开始苦行僧	(113)

下 此恨绵绵

二十八	失望	(121)
二十九	爱的沉思	(125)
三十	魂牵梦绕的一天	(129)
三十一	爱恨交织	(132)
三十二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138)
三十三	商场捉奸	(142)
三十四	大辩论	(151)
三十五	误会	(155)
三十六	呼机惹的祸	(160)
三十七	不快乐的生日	(166)
三十八	命里三个“官”	(169)
三十九	离婚风波	(174)
四十	年前年后	(189)
四十一	爱情的迷失	(194)
四十二	浪漫周日	(200)
四十三	风云突变	(208)
四十四	挽救爱情	(225)
四十五	魂归贞洁湖	(242)
后 记		(256)

上
爱河惊梦



一 都怨那个梦

说起来可笑，我不该做那个梦。如果说我们的相爱是一场错误，那么，错就错在那个梦上。

在班里，她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学生。个子不高，坐在后边，少言寡语，学习一般，很难引起老师的注意。

我是在年终考试之前才开始注意她的。真的，我那时觉得她深沉、含蓄，宛如被沙砾尘埋的金子，稍加擦拭就会闪光，而且越擦越亮，属于耐人回味的那种。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我对她怜爱日增，以至于不能自拔。

在此期间，有三件小事使我对她产生了好感。

最初是一次考试收卷，几名学生迟迟不交，并趁我手忙脚乱之际抢来他人试卷抄袭。我忙不过来，恰好她在场，我便让她帮忙，只听她几声娇喝，调皮鬼们便匆匆在试卷上抹几笔，然后乖乖地交了卷。后来我才知道，在她娇喝的同时，她眼神的暗示画龙点睛地帮了这些调皮鬼的忙，怪不得呢！这不能不让我对她刮目相看。

第二次是让她去黑板上抄题。她迈着轻盈的步子，大大方方地走上讲台，两条大辫子有规律地甩来甩去，是那样的协调美丽。我觉得在当时的校园，她那两条辫子应该是考古学家关注的对象。但我之所以对它更感兴趣，是因为她唤醒了我青年时一段难忘记忆：

那是一个绝色的女子，一个当时与她现在同样年龄的民办教师。

她的美，足以傲视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在学校，孩子们喜欢她，争着和她玩；回到家，父母疼她，视如掌上明珠；走在大街上，小伙子们的回头率几乎百分之百，还有不少胆大妄为的马路求爱者；路过田野，连农人们都“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先是互相嘲讽：别把眼睛瞅瞎了，再就互相搪塞：俺是看那大辫子呢！可大辫子唯独爱上了我。因为我那时是赤脚医生，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我们由医患关系很快发展为情侣关系。当我们在众人嫉妒的目光中携手走向爱河深处时，就在我们举行婚礼的前一天夜晚，她带着微笑永远离我而去了……

我是医生，我知道她这病是不能结婚的，仅仅是想举行一下仪式而已，因为她太爱我了，我也太爱她了……想不到她的消逝如此之快，犹如一缕轻烟、一阵清风、一颗流星……

黑板上那吱吱嘎嘎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唤醒。转眼之间，几行娟秀的字迹出现在黑板上。我仔细端详起她，多像当年的大辫子小老师啊！如果是在路上，如果是在夜里，我一定把她当做我那曾经恋人的复活。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的好字竟出自这位女子之手。两年多了，我曾找过那么多的书坛高手为我誊稿，而我竟一次也未留意她的手笔。不知是爱上了她的好字，还是爱上了那会跳舞的大辫子，还是爱上了别的什么，总之，我开始对她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第三次是年终考试之前，她们宿舍被盗了，查来查去都怀疑是同舍某一女生。还是她最要好的朋友。真的，连我都不相信。那个女生也是文学爱好者，在我主编的校报中，投稿率、中稿率一直遥遥领先，不少人还说她是我的红人呢！她的好友兼我的红人竟是个梁上君子？实在是不可思议。

在我的办公室里，一向文静的她却因这件事雨泪滂沱，悲痛欲绝。

也难怪！原来她受害最深。一百元钱不翼而飞，对于一个穷家子女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后来听说这还是那次回家返校时父亲借来的。她因此告诫我：记住，和你最亲近的人往往是害你最深的人。这句话直到我们分手后我才悟出它的真谛。当我问及她打算怎样时，她擦着眼泪说：“还能怎样？这钱我不能要了。否则，她以后还怎么做人？”自己是受害者，默默承受着痛苦，却给别人以宽容，这使我对她的好感进一步升华。

她叫王婷婷，是京西大学中文系大二的学生，我是她的中文老师。

放寒假了，我应《长城》杂志社之约，要写一部反映“补锅匠”生活的小说。可我脑子很乱，主题确定不了，生活没有，素材也少——这时我又想起了婷婷。

她的老家是铜戮锅之乡，据说是补锅匠的正宗。放假走时她答应为我收集素材，然后跟我联系。想到这里，便不想再闭门造车了，等有了素材再说吧。于是，我先写点别的，好在杂志社也无限时间。可是我也不知犯了什么病，长短坐不住了。按说作家首先应该是“坐家”，我过去有时候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可现在怎么坚持不住了？我很快找到了原因。我的脑海里总在上

映着一幕幕与写作主题无关的细节：一个收卷时给人说题的小女孩……纤细手指下端庄秀丽的文字……会跳舞的大辫子……被朋友偷了东西又为朋友保全名誉……浓眉小眼儿，白皙小脸儿……笑得畅快哭得淋漓的王婷婷。

一个孤寂无聊的冬夜，妻子带着小儿子回娘家去了，我在电脑前凝屏静思，我想给她写封信，但写什么呢？写自己思绪混乱写不成文章？还是写想她夜不能寐？写了几行又写不下去了。我不知是想她还是爱她，想与爱之间到底有多大区别。再一想，过去的医患之恋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如今怎么能再来一个师生之恋呢？即使想也是不应该的。老师怎么能去想学生爱学生呢？可我越是给自己设防，越是防不胜防，越是不让自己去想，越是想得厉害。我骂自己是混蛋，但混蛋也想！我说你不是人，可不是人也想。我连自己都管不了，怎么去管学生？我气得正要把给婷婷写的几句话删除时，有人急促地敲门，而且是一敲再敲，非常执著。我不知妻子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虽然没有偷人，至少也是偷情。我急忙去关电脑，怕妻子进来发现那些不健康的内容。可老天捣乱，关一次对话框就问是否保存，我用鼠标点了“是”，电脑还问。一直点就一直问，大有问到底的架势。人脑不行，电脑也傻了，处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该怎么办？敲门声越来越紧，越来越重，再不开门，破门指时可待了！

我仓皇开门，准备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可是，门开后，不见枪林弹雨的硝烟，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她不是我怕见到的妻子，而是令我朝思暮想的婷婷。

我全身一阵热血沸腾，后来渐渐平静下来。我细细端详着她，几天不见，好像长高了许多，那身常穿的校服不见了，换了一身牛仔装，愈发显得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变成了一个偶像女孩。她的眼神在瞬间完成了三次变化。一惊，二喜，三哀。完成变化后的她正一脸愁容泪眼迷离地望着我。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谁也没有说话，只是互相呆望着。墙上的钟摆在嘀嗒嘀嗒分分秒秒地流逝……她终于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然后猛地扑向我，疯狂地说：“老师，我想你！”我也紧紧地抱住她说：“婷婷，我也想你！”我实在说不上当时是一种什么感觉，只觉得在我和妻子之间从来没有过。我们都闭上了眼睛，我似乎看到一对恋人在铁道上狂吻，隆隆的火车开到跟前都毫不知情。待知情而退时，那车灯直晃得我睁不开眼……生死一瞬、千钧一发

之际，我终于看见了。啊，那不是车灯，是一双明亮的眼睛！妻子正怒气冲冲地看着我们，不知已观察多久了！我急忙去推婷婷，可她像粘在我的身上一样，死也推不开！直到小儿子脆生生惊天动地喊了一声“爸爸”，婷婷才如梦初醒，一脸惊恐地放开我，捂着脸擦着妻的身子落荒而逃。我一身冷汗的吓醒了。再环顾四周，只有我一个人躺在电脑旁的床上。

电脑的保护屏都黑了，那屋传来妻均匀的鼾声。唉，好歹是一个梦吧！

二 不该去她家

漫长的寒假总算过去了。开学的第一天，我以检查作业为名到班上视察，没有发现她。下午从教室门前过，还是没见她。第二天我上课，她的座位仍然空着。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便去问辅导员。辅导员张宇说，她捎来假条说家里有事，过几天再来。我问什么事。辅导员说条上没写。我不便多问，只好回去再忍。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她的桌上积满了灰尘。我借故批评她的同桌，桌子那么脏，也不擦一擦。同桌尴尬地去擦时，我趁机问她婷婷咋不来？她说十五前可能来不了了。

十五前，她真的没有来。正月十八，我到班里找，同学们都说不知道。无奈，只好再去问张宇。张宇半开玩笑地说：“想得不行了？怕是见不到你的爱生了。”我吓了一跳，忙问怎么回事。张宇把椅子往后挪了挪，矮胖的身子才挤进去。但开抽屉时空间又小了，他只好重新站起来挪动椅子，抽屉才有了活动的空间。他从里边拿出一封信递给我说：“你一看就知道了，还有写给你的呢。”我说：“张宇，给我的信你也看过了？”张宇笑笑说：“又不是情书，你怕什么？再说这信是寄给我的嘛。”我于是急不可待地看信。那曾经令我心动的端庄秀丽的文字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高老师：

我原想利用寒假时间替你收集一些补锅匠的素材，可是家里出了点事儿使我不能如愿。我父亲过去做生意时赔了本，年前年后讨债的像黄世仁，幸亏没有让喜儿抵债，否则，我就惨了。现在，我们是家徒四壁，资不抵债，

宣布破产也没人注销。我只好中途辍学了。对不起，高老师，我没有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不过来日方长，以后有时间您亲自来这儿采访吧，饭我还是管得起的。谢谢您在校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不成器的婷婷致上

正月十五晚

我又看了写给张字的信，大意是说要求张老师给学校说说，保留学籍，不胜感激。

“这怎么行呢？不行！不行！太可惜了！”谁也不知道我的内心活动，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急成这样，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我的语调重了点，张字似乎从中发现了一点信息，于是接住话头说：“我也觉得可惜，可按她说的那情况，还真不好办。”“不好办也得办！”我显然发怒了。“高老师，这样吧，不行你代表学校、也代表我去她家了解一下情况吧。如果就因为钱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可以献献爱心，你看怎么样？”“行！一言为定！”我的英明果断又令我失态，我害怕张字破译了我心中的密码，因为他是教心理学的。即使我有这个想法，也需要虚晃一枪。我于是又改口说：“我去不合适，你是辅导员，还是你去吧。”张字说：“按说该我去，可我还要管班，又刚开学，事情太多，脱不开身啊！代劳一下吧，回头我请客。”我心里说：谢谢你了，应该请客的是我。可我还想进一步伪装，使他产生错觉。我于是又说：“名不正，言不顺，怎么给天下人说？”张字进一步做我的工作：“你是婷婷最信任的老师，又是她文学上的崇拜者，你的话她一定会听。至于她家里的情况，你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怎样决策你就直接拍板，一个目的，把她弄回来，力度要大！”张字的话句句说到了我的心里。我从心里感激他，他不愧是研究心理学的。我更佩服张字为人处世的能力。他虽然比我小，但经验比我老道。比如他遇到谎言，不但不揭穿，还站在你这一边，但还能让你心服口服。而我遇到谎言，总是当众揭穿，不留情面，让人口也不服心也不服。我文如其人，写了许多直露的杂文，受到不少领导尖锐的批评。我做事容易冲动，有时不但不掩饰，甚至不顾一切，往往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但有一件事，使我非常欣赏我的这种性格。

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我以三分之差名落孙山。怎么会呢？背多了

“有志者事竟成”“功夫不负有心人”之类的至理名言，不算“文革”前后的风风雨雨，就恢复高考之后，我又三年苦读。再说估分时我估计最低也超过分数线五分，怎么又是考不上呢？我不服气！我不相信！我要去找！为了考学，谁能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我要是写出来，就这一节也能写个中篇。可几乎所有的人都劝我：算了吧，分数一般不会错。明年再考吧。父母、老师、同学没有一个人能劝得动我！我决定的事，五头牛也拉不回来。好歹熬到了天明，我只身一人踏上了查分的征程。

戒备森严的市招生办，竟没有人阻拦我。因为他们看我很威武。

结果，还真找出了问题。我的政治登统时少登记了十分。这样，我的总成绩就又超过分数线七分。我庆幸，要不是我的这种性格，要不是我一时的冲动，说不定至今仍被拒之于大学门外呢。在我的人生中，我的这种性格，是有益于事业的，而在待人处事上，却屡见它的败笔。尤其是在我与婷婷两年多的交往中深受其害，包括以后爱情的受挫和夭折。这是后话，还是接着前边的说吧。

我从心里感谢张宇给了我一次见她的机会，第二天我就踏车登程，踩着希望而去。

按着辅导员提供的地址，我从京西车站乘车，到安国县城下车，再改坐通往南小屯的路车，于上午11点赶到了她家。

她家好找，进村不远没有街门的一家就是。村民都以这样的标志指点着。

说是没有街门不确切，只是简陋了点。一扇街门是用细碎的铁条焊接的，像栅栏一样。我轻轻地推开这特制的街门，喊了一声“家里有人吗？”没有人吭声，我便站在院里观察。这也算一个四合院吧，只是上房还没有盖，上面放了一些破车烂草之类的东西。南屋的左边，有一个水池，用水泥盖子盖着。池边放了一只黑油糊底的铁桶、一只刷了白漆的木桶、一只崭新的红色塑料桶。北屋的右边，有一棵枯树，上面挂着一个竹片鸟笼，鸟笼里一只鸽子在咕咕地叫着，像是饿极了。透过树下方格窗户的玻璃，我看到了屋里的摆设：一张单人床上整齐叠放着粗布做的被褥，还杂乱地放了书本之类的东西。床边靠墙摆了一个水泥做的大柜子，里边做仓库，上边是桌面。墙上，稀稀疏疏贴着几张年画，还是刚解放时流行的年年有余（鱼）、招财进宝之类的年画，看样子也不是贴了一年两年了，画纸发朽，颜色脱落。这时我心里一阵

酸楚。一张新年画都贴不起或者说舍不得买的家庭，要供一个大学生上学，那是何等的不易！过年时，学院还有学生送了我那么多挂历，早知道是这样，我为什么不送她几幅呢？我又想起了她被盗的那一百元钱，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可婷婷硬是忍着没给家里说，指望节衣缩食、星期天打工来弥补这一切。多么善良的一个女孩儿呀！我对她的好感又加深了一步。

这时，我听到铁门响动，接着就是嚓嚓的脚步声。我的心开始紧缩，凭我的直觉，应该是婷婷。我急忙离开窗口，站到院中。我的到来，是她万没有想到的。因此，在与她惊异的目光短暂接触之后，她首先“呀”了一声，然后喜出望外且又语无伦次地说：“高老师，您——您怎么来了？”“不速之客，没有想到吧？”我笑着说。我发现婷婷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凤眉下的那对小眼似乎有欲滴的泪花。紫红色的风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白色的线衣。乡间的风比城里冷，她显然瑟缩着，清清的鼻涕要流下来时又猛吸回去。也许她是过度紧张，在让我进屋的时候，她差点被砖挡的门槛绊倒。

就在我刚才所看的那个屋子里，她一边忙着倒水，一边又问我：“高老师，您怎么来了？”我说：“来看看你，不欢迎吗？”她没有吭声。“家里的人都去哪儿了？”我接着问道。“爸爸和弟弟去地里了，妈妈和妹妹看病去了。”“现在地里还有活儿吗？”“有的是，小片地，不能插犁，都是刨。”“谁病了？什么病？”“我妈呗，心脏病，老病。”“这病不好治，还很危险，速效救心丸一定要随身带。”“老师，我给您的信收到了吗？”我说：“收到了，要不我还不来呢！听说你不想上了？”“就我这情况，咋上？我爸做生意累了一屁股债，今年过年我们全家都没买衣服。”她借故扫床，偷擦了一下眼泪。

“再过几个月顶多半年就实习了，怎么也要顶下来，要不，这两年就白上了。”我开始劝她。“这我知道，可是……”她开始以眼泪代替语言。“半个多月了吧？你没有来，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想你。尤其是我，还等着你抄稿呢。”她哭得更伤心了，爬在柜面上的身体起伏着。我把我的手绢递给她：“别哭了，你家里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请你相信集体的力量，回到集体中来吧！天大的困难我们一起克服，还有爱的力量。”我暗叹这句话的一语双关。我不知她是怎样理解的，她没有抬头，但说话了。“这要跟我爸我妈说，我现在做不了主了。不过我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更不想给同学们增加负担。都怨我命苦，我成了社会的累赘了，我……”她说不下去了。

新年刚过，我不忍心让她总哭哭啼啼，我搜肠刮肚找出一件高兴事。我说：“先不谈这个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写的那首诗发表了，今年校报第一期，反响很大呢！”她果然破涕为笑了，惊喜地问：“真的？你怎么不给我带一份来？老师，你觉得我写得怎么样？有诗味吗？”“同学们都说诗写得好，但都夸我。”“那是为什么？”“他们说我是伯乐，要不是我，你这才女还不知被埋没多久呢！”她又恢复了在校时咯咯的笑声。笑过之后，马上又一本正经地说：“老师，真的，其实你过去就一直没看上我。”我不知她这个看上是指的什么，我想大概指的是没发现她吧。

12点左右，她家里的人陆续回来了。听婷婷一介绍，她妈立刻有了精神，完全的健康人一个。她一溜儿小跑在街上走东家串西家，以借东西为由到处炫耀：“婷婷大学的老师来了，是专门来叫婷婷回学校的。”邻人听了都羡慕。

她爸是个粗壮的庄稼汉。握手时我首先发现，他手背上暴出的血管像一条条黑色的虫子，有力的厚掌伴着农活磨就的硬茧把我的手攥得几乎粉碎性骨折。他穿着一件草绿色呢子上衣，看样子像是过年的新衣，但上边已有了斑斑点点的油垢和新土草芥。他的眉很浓，外边上挑，和婷婷的眉一样，但眼睛比婷婷大。婷婷的眼小，像她妈妈。她父亲很健谈，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像个走南闯北的人。说起他过去当过大队干部，做过木材生意，和县里市里的领导都有关系，文化大革命时还和毛主席握过手，简直刹不住车了！至于对婷婷所说的生意赔本、黄世仁逼债等事却只字不提。婷婷的弟弟站在旁边看他爸爸吹牛。他长得像个女孩，很腼腆，见了生人就害羞。初中毕业就不念了，忙时下地干活，闲时盖房子当小工。我问他想不想上学？他很干脆地说不想上。她的妹妹正读小学五年级，梳着两根小辫，和婷婷长得一点也不像。我问她想不想上大学？她说：“上个屁，我姐上了一半都不让上了！”“快去端盘子，秀秀！”婷婷端上两个菜正好把她支出去，让我少听了几句难听话。

七个菜很快上齐了，有香椿炒鸡蛋，有麻辣豆腐，还有海带粉丝和自腌的酸菜，倒也红红火火。我急忙把带来的酒和饮料拿出来摆在桌上。她妈是最后一个来的，我首先为她的忙碌敬酒一杯。她受宠若惊，说有病不敢喝，但后来还是一仰脖子下去了。我发现，她那齐耳的短发里，有三分之二已经白了……

饭后，我开始说正事，我把来意交代一遍后，全家都不吭声了。婷婷母亲用眼看婷婷，让婷婷说话。婷婷说：“我能说什么呀！”这时，全家人都把目光投向她的父亲。健谈的老王此时却低头一言不发。我知道他们都有难处，我知道老王是个关键人物，便首先向他发起进攻。我说：“老王，我从婷婷那里已初步了解了你们家的情况，困难是不小。可是婷婷两年都坚持下来了，就差几个月最多半年就要实习了，我们无论从老师和家长的角度，都应该为她的前途想一想，都应该让她坚持念下来。来时我和辅导员商量过了，钱的事我们可以集资。”这时，老王抬起头了。他说：“老弟呀，为了亲热，咱不叫你老师了。你能大老远跑到咱家，说明你看得起咱，不嫌咱穷。咱也不怕说出来你笑话，就依你说，最多再上半年，可这学费要交一年吧。一年五千，再加上生活费什么的，再节省，也下不来一千吧，合起来六千元。咱家现在别说六千元，六十元也拿不出来！咱人穷志不穷，咱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看还是算了吧！再说，就是上下来了，工作也不好找，现在什么都需要钱哪！可咱正好缺的就是钱。你说，上下来又有啥用？”

婷婷母亲也插嘴说：“高老师，说真的，二子初二就不上了，小三儿能把小学上下来就不错了，婷婷再上学，这钱……”我打断她的话说：“这样吧，钱的问题，我来解决。我刚出的那本书，还有五千元稿费没取，先给她垫了学费，其他的，师生集资。关于工作问题，你们也不用发愁。婷婷文学功底好，毕业后凭我的关系，帮她找到工作也不是件难事。总之，一切包在我身上了！”

“有你这番话，我给你下跪了！”老王说着就要下跪，长凳子都碰倒了。我急忙上前扶他起来。也许是酒喝多了，他一个大男人竟哇哇大哭起来。这时，全家都哭了。我扶老王坐下后说：“咱们就这样定了吧，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这二百元，留给婷婷买点生活用品和坐车。”老王不收，我硬塞给了婷婷。我再问什么时候让婷婷走？老王说一两天吧。

3点半左右，循环路车过来了。老王先挤到车上替我占了座位。我上去一会儿，车就开了。我向他们摆手，看见婷婷哭了。